





說苑卷第五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怛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盡道

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



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  
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  
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  
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秣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  
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

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  
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  
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  
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  
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  
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  
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  
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



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

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



于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况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  
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  
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  
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

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  
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  
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  
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擊斃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  
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



言六  
一  
五  
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  
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穀穀弱故反之其  
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穀弱故反  
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先於人乎此  
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  
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  
歎曰令更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

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  
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  
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  
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  
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  
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  
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



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奸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聞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

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穀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藏疾川澤納汚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

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箏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矣。」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曰：「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再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殺也。親戚愛



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  
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  
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  
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  
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  
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  
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  
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

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  
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  
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  
下自至焉天立天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  
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  
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  
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佞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

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  
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  
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  
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  
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  
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  
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  
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  
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

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  
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  
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  
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  
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  
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  
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



能害人况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終

說苑卷第六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



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螻  
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蛭蛭巨虛也食得  
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  
螻以走螻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螻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  
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  
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  
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  
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  
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  
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  
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  
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  
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  
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  
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謹蕃援我使  
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  
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邊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  
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  
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  
反國乎對曰邊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黧  
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  
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  
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



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夫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已力不亦誣乎  
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毋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毋曰亦使知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毋曰能如是與  
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  
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  
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所處所一

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  
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  
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  
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  
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  
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



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言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紉而封之及其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倚綺縠厨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

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二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  
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  
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群臣百  
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  
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予子何故出  
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

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管  
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  
止車為之下食自含而哺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  
問爾何為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  
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飧脯二胸再拜  
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  
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



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  
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  
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  
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宣孟  
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  
餓人也遂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  
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  
其身而况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  
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

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  
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于城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  
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  
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  
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  
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  
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



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盜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

讓也。襄主報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樂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召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

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况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時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屯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

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



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  
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  
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  
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  
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  
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  
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  
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  
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

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  
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  
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  
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  
可謂不忘恩矣

遂伯望得非於衛是也晉大夫有木門子高者遂伯望其家居平衛君殺其弟而及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於境遂伯望即木門子高後得罪于晉君歸遂伯望至平衛君嘗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于晉君禍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為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  
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  
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  
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



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難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  
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滂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  
臣笑其所以禱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  
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  
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

東園子一章宋本在此

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  
親危臣於眾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  
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  
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  
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  
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  
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  
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



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  
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  
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  
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  
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  
者冉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  
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待之

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  
乃掘而刑之而使歆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  
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怒歆曰  
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  
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  
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  
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



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過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七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也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



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樞機之禮壹妃  
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  
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  
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  
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  
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  
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

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  
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  
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  
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  
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隴  
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  
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  
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



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

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言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



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衛靈公問於史鮒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鮒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

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



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  
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  
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  
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  
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  
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  
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  
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  
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  
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  
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  
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  
民知罪矣夫一刃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  
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  
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



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土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

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止無嬖慝。下不陰害。不卑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

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



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

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辭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



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茂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一本自子產之從政也，別作一段。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日忠，日信，日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  
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也往齋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  
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  
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  
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  
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  
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聰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

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

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

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



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

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  
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  
脩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  
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  
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  
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  
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

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  
爲虱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  
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  
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  
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  
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  
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  
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彙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彙之君不對而偃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其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

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昏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曰。且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疎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

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



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可寇也少數  
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  
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  
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  
弟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  
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牧門之漁獨得  
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  
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牧門之漁有親者  
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  
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  
興矣







